有时候，当你去寻找一样东西，结果会发现另一样东西更美好，
那是对你用心寻找并坚持到底的奖赏。

THE LOST PAINTING

THE QUEST FOR A CARAVAGGIO MASTERPIECE

失踪的名画

卡拉瓦乔与《逮捕耶稣》之谜

[美]乔纳森·哈尔 著　虞翔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LOST PAINTING

THE QUEST FOR A CARAVAGGIO MASTERPIECE

失踪的名画

卡拉瓦乔与《逮捕耶稣》之谜

[美]乔纳森·哈尔 著　虞翔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0295 号

JONATHAN HARR
THE LOST PAINTING

Copyright © 2005, Jonathan Har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踪的名画/(美)哈尔著;虞翔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893-6

Ⅰ. 失… Ⅱ. ①哈… ②虞… Ⅲ.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Ⅳ.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9231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陶媛媛
责任编辑:吴继珍
封面设计:高静芳

失踪的名画
[美]乔纳森·哈尔 著
虞 翔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5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10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893-6
定价:25.00 元

目 录

第一部·英国人

1

第二部·罗马女孩

11

第三部·修复师

125

第四部·共聚一堂

213

致谢

225

本书缘起与参考书目

227

第一部

英国人

THE ENGLISHMA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那个英国人穿过广场，朝一家名叫“好运”的餐厅走去。他走路时膝盖微弯，脚有点儿外八，迈着缓慢而又小心的步伐。二〇〇一年，他九十一岁了，手持着一支带弓形把手的老式木手杖，但并不常派上用场。他的头顶光滑如蛋壳，在罗马明媚的正午阳光下，闪着苍白的微光。他的穿戴也和平常一样——一套三十多年前在萨维尔街[1]上手工定制的深蓝色双排扣西装；新上过浆的白衬衫上别着金色的袖扣和领夹。他听觉灵敏，眼神清澈无翳，虽然戴着眼镜，但那是因为他从小就戴眼镜了，眼下这副是玳瑁镜架的，歪戴在脸上，左镜腿在接合部位折掉，他用胶布暂时粘起来，凑合着用，镜片已被他的手指印弄模糊。

“好运”餐厅位于一条小街上，遮蔽在万神殿的阴影下。餐厅设有户外座位，罩着遮阳伞篷，但他喜欢室内。店主赶忙迎上来和他打招呼，用英语尊敬地称他为“丹尼斯爵士”，服务生们则称呼他马洪先生。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丹尼斯爵士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带着明

---

① 萨维尔街，伦敦传统的定制西装的圣地，已成为高级手工西服的代名词。

显的伊顿[1]腔。

丹尼斯爵士点了一杯配餐红酒。一名服务生建议他品尝一道新菜式，烤牛肝菌，用托斯卡纳橄榄油和海盐调制。他同意了，拍拍手笑着说："这是正当季的啊！"兴致勃勃地大声对同桌的客人们说："这时候的牛肝菌是最美味的。"

每次来罗马，丹尼斯爵士总在"好运"餐厅用餐，除非有人在别的餐厅请他吃饭。他总是按规律行事——多次拜访这个城市，他总住在元老院饭店三楼的拐角房间，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万神殿烟灰色的大理石门廊；回到伦敦，他总住在一栋维多利亚式红砖联排大宅里，他在那里出生，宅子位于环境幽静、规划整齐的贝尔格莱维亚区[2]，就在卡多根广场上。他是独生子，没结过婚，没有直系继承人，曾经有过的情人们也都早已去世——关于这个话题他向来不愿多谈。

当天饭桌上的话题人物是一位四百年前的意大利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丹尼斯爵士曾经鼻尖贴画布、手拿放大镜地研究过这位画家已知现存的每一幅作品。自从他的对手与宿敌、伟大的意大利艺术史学者罗贝托·隆基去世以后，丹尼斯爵士就被公认为全世界卡拉瓦乔研究的最高权威，主攻卡拉瓦乔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如今都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挑战他，正如他多年前挑战隆基。尽管如此，收藏家们仍然愿意支付高昂的酬金请丹尼斯爵士为引起争议的作品鉴定。对他们来说，丹尼斯爵士的鉴定意见意味着他们的财富将增加一小笔，或者损失一小笔。

---

① 伊顿公学建于一四四〇年左右，是英国最优秀的私立中学之一，位于伦敦西郊的温莎小镇，是英国著名的"精英摇篮"。

② 贝尔格莱维亚区位于伦敦海德公园附近，是著名的高级住宅区。

丹尼斯爵士告诉他的午餐同伴，无缘拥有一幅卡拉瓦乔的真迹是他的生平憾事。原因之一是，目前已知的卡拉瓦乔真迹不超过八十幅——也有人认为最多只有六十幅，有好几幅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些则在过去几百年中湮灭。卡拉瓦乔的真迹极其少见。

丹尼斯爵士从一九三〇年代开始收购巴洛克时代的画作，在当时的拍卖场上，一副华丽的画框比一幅巴洛克画作本身的要价还要高。多年来，他在卡多根广场的房子里积攒了大量藏品，足够创办一间十七世纪意大利艺术博物馆，其中有七十九幅巴洛克时代的杰作，包括圭尔奇诺、古伊多·雷尼、卡拉奇兄弟和多米尼基诺等人的作品。他最后一次买画是在一九六四年，那时画价已经开始飙升，历经长达两百多年的被鄙弃与被冷落，艺术风潮辗转轮回，丹尼斯爵士亲眼目睹了巴洛克艺术的重新走红。

说到巴洛克时代的艺术家，如今属卡拉瓦乔最红。他随便一幅作品，哪怕尺寸再小，要价也比丹尼斯爵士所藏最好的圭尔奇诺作品高出几倍。“一幅卡拉瓦乔的作品？要价恐怕得四、五千万英镑吧，”丹尼斯爵士耸了耸肩，“没人说得准。”

他又点了一碗野草莓当甜点。一位客人请他讲讲许多年前他去寻找一幅失踪的卡拉瓦乔作品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丹尼斯爵士笑了笑，他回忆说那件事的起因是他和罗贝托·隆基的一次争论。一九五一年，隆基在米兰举办了一场卡拉瓦乔画展，第一次把卡拉瓦乔现存所有作品放在一起展出。丹尼斯爵士当年才四十一岁，已经因眼力好而出名。他在画展上流连多日，研究那些画作，其中一幅描绘施洗者圣约翰少年时代，是罗马多莉亚·潘菲理家族[1]美术馆的藏

① 多莉亚·潘菲理家族是罗马权倾一时的家族，出过数名红衣主教和一位教皇。

品，当时没有任何人质疑它的真伪，但丹尼斯爵士越看越觉得可疑。后来他在意大利国家档案馆偶然发现那幅名画的另一个版本的踪迹，并认为那个版本更像是真迹。

一九五二年的一个冬日，他动身去找那幅画。也许是在清晨吧，他记不清了。他从饭店出发，步伐轻快——他说他过去走路一向轻快——穿过尚被晨曦笼罩着的铺满鹅卵石的狭窄街道，经过一幢幢古老的建筑，赭石色的墙垣历经几百年的城市尘垢，早已斑驳褪色，敞开的百叶窗贪婪地攫取冬日清晨的阳光。他相信自己当时应该穿着羊毛大衣，用来抵御罗马冬日湿冷的天气，还应该戴着帽子，一顶软呢帽。他当年的穿戴跟现在没什么两样：上过浆的白色老式高领衬衫，系领带，外套双排扣西装，唯一的区别是他当年手持雨伞，而不是拐杖。

他穿过迷宫般的街道。战争刚结束，许多道路还没有路标，不过他轻车熟路——当年他熟知罗马市中心的街道，就像熟知伦敦一样。

登上卡皮托林的长台阶，他走到米开朗基罗设计的露天广场。他的朋友卡罗·皮特若格利，卡皮托林美术馆的馆长，正等着他。他们用典型的英国方式握手寒暄。丹尼斯爵士不喜欢拥抱，来意大利这么多次，他总想方设法地躲避当地特有的问候习惯——被紧紧拥抱并亲吻两颊。

皮特若格利说他终于找到了丹尼斯爵士要找的东西，就在罗马市长办公室。那幅画曾经长年挂在罗马犹太人聚居区美术督察官的办公室，在奥塔维亚门廊街上的一幢中世纪建筑里。督察官认为，那仅仅是一幅画框还不错的装饰画，画本身不值什么钱，毕竟原作已经落户在多莉亚·潘菲理家族美术馆里了。二战后，有人把它搬进参议院大厦，最后挪到市长办公室，不过个中详情皮特若格利也不

清楚。

皮特若格利和丹尼斯爵士穿过广场，来到参议院大厦，他们走过一连串昏暗的走廊和接待室，走到尽头处的市长办公室。房间非常宽敞，天花板很高，还有一个小阳台，从阳台上可以俯瞰古代罗马广场的遗迹。办公室里空荡荡的，丹尼斯爵士一眼就看到了高高挂在墙上的那幅画。

他回想，自己站在那幅画下面，头朝后仰，细细审视，把它跟隆基办的画展上的那幅多莉亚·潘菲理藏品比较。他站的位置角度很好，就在油画下方数英尺，从那个角度看去，那幅画在大小和构图上几可乱真。画中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裸体少年，稍微斜倚，侧朝观众，一抹羞怯的微笑掠过他的嘴角。大多数艺术史学者认为，卡拉瓦乔剽窃的是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礼拜堂所绘的一幅裸者的姿势，而且戏仿得既下流又不敬。

丹尼斯爵士一时没能看清细节。画布表面发暗，上头覆盖着层层灰尘、污垢和发黄的画面保护油，男孩的样子晦黯难辨。但是他看得出来，画的品质很好——当然，多莉亚·潘菲理那幅画的品质也一样好。

他兴奋地转头对皮特若格利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卡罗，我们必须凑得更近点，得找个梯子。"

等梯子来的空当里，丹尼斯爵士不耐烦地来回踱步，眼神一刻不离那幅画。他能分辨出眼前这幅画和多莉亚版本有细微的差别。画里的男孩眼神嘲讽地直视着，但是在多莉亚·潘菲理版本里，男孩的眼神似乎稍稍有点回避，笑意也比较含蓄。终于有工人送来了梯子，丹尼斯爵士立即爬上去，拿起放大镜仔细察看。油画表面有独特的龟裂纹，那是油彩变干导致的毛细血管般的网状裂纹。他还观察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油画表面有一些擦痕，尤其是在四周边缘画布与撑布木框架的连接处。某些地方还能看见画的打底层，也就是作画之前预先涂抹的那层。他注意到打底层是一种深深的红褐色，质地粗糙，仿佛掺了沙子，那正是卡拉瓦乔经常采用的典型打底方式。

他再次察看男孩的脸，看他的眼睛和嘴巴，即便对一位伟大的画家来说，这些部位也是很难表现的。他的结论是，这张脸比多莉亚·潘菲理家族的那幅更生动，整幅作品的色彩运用和技巧更鲜活、更轻快，他从中看到了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火花，那是摹仿者永远无法企及的。爬下梯子的时候，他已经确定这幅画的确出自卡拉瓦拉之手，至于多莉亚·潘菲理的那幅，正如有些人认为的，有可能是卡拉瓦乔自己临摹的，也许是因为某个富有赞助人坚持让他那么做。不过丹尼斯爵士对此也很怀疑，他甚至觉得，卡拉瓦乔可能压根儿不知道那幅多莉亚版本的存在。

回到"好运"餐厅。丹尼斯爵士讲到这里停下来，笑了。隆基已去世多年，他在有生之年从未承认卡皮托林的那幅《圣约翰》是卡拉瓦乔真迹。隆基可不是轻易会认错的人，而那正是他们之间不和的根源，丹尼斯爵士笑言，两人因此展开旗鼓相当、针锋相对的漫长争执。

丹尼斯爵士还参与了其他几幅卡拉瓦乔失踪画作的寻找。他特别提到其中一幅《逮捕耶稣》，那是他和隆基都渴盼一睹的作品。它像《圣约翰》一样，两百多年前销声匿迹，后来冒出很多仿作，都貌似杰作，但没有一幅足以称得上是卡拉瓦乔的作品。但是隆基在垂暮之年，发现了揭开它失踪之谜的关键线索。

那是隆基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天才推论，丹尼斯对他的客人们说。但是，可怜的隆基，他没能亲眼目睹谜底被揭开。

历史深处隐藏着无数秘密，而谜底不会被轻易揭开。丹尼斯爵士认为一幅油画就像一扇通往过去时光的窗口，通过精细入微的研究，能透过卡拉瓦乔的某幅作品去窥视四百年前的某个时刻：卡拉瓦乔正在画室里观察他面前的模特，他如何在调色盘上调色，如何用画笔在画布上挥洒。丹尼斯爵士相信，研究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能洞悉其思想的深度。卡拉瓦乔拥有天才的思想，他或许是一个杀人凶手，一个疯子，但也绝对是一个天才。任何一幅仿作，无论摹仿得多么高明，都不可能再现他的那种深度，就像自以为仅仅靠瞄一眼别人的影子就能了解其本人一样不可能。

第二部

罗马女孩

THE ROMAN GIRL

1

一九八九年，二月的黄昏，罗马，夕阳余晖斜掠过千门万户的屋顶。弗兰切丝卡·卡普拉蒂从格里高利路的赫尔茨安南图书馆走出来，一手提着装满书、资料和笔记本的帆布袋，一手拎着大提包。她是罗马大学的在读硕士生，二十四岁，个头儿约一米六八，深棕色的眼睛，高颧骨，浓密的深色头发披在肩头，闪着奇异的光泽。她最近去纳沃纳广场附近一家美发沙龙做头发，发型师唆使她相信红色的挑染会让她的头发看起来更有温暖感，结果挑染的效果却像黄铜一样，成了冰冷的金属色。她没化妆，也没戴耳饰，只在左手戴了一枚珍珠戒指。她的下巴中间有条浅沟，平静悠闲的时候更明显，但此刻她一点儿不悠闲。

她快迟到了。她有一长串可悲的迟到记录，也因此练就一套夸张的道歉艺术，技巧娴熟。糟糕的交通是她最常用的借口，当然，她也编造了许多其他借口，譬如：电梯发生故障，遗失钥匙，不小心崴了脚，遭遇情感危机，家人生病，等等。每次迟到，她都会气喘吁吁，一副良心受尽折磨的真诚模样，睁大双眼恳求原谅。于是，一次又一次，朋友和恋人都接受了她的道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